

古文尚書條辨

古文尚書條辨卷四

長樂梁上國九山撰

第八十七

若據原文應劭有言曰自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主漢又復增置九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秦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生金城之下得金酒泉之味如酒豫章樟樹生

庭雁門雁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  
計東冶之山因名會稽是也因考漢昭帝紀始  
元六年庚子秋以邊塞濶遠置金城郡地理志  
金城郡班固注並同不覺訝孔安國為武帝時  
博士計其卒當於元鼎末元封初方年不滿四  
十故太史公謂其早卒何前始元庚子三十載  
輒知有金城郡名傳禹貢 積 山在金城西  
南耶或曰郡名安知不前有所因如陳魯長沙

之類余曰此獨不然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名  
金城臣瓚曰稱金取其堅固榆墨子言雖金城  
湯池一說以郡置京師之西故名金城金西方  
之行則始元庚子以前此地並未有此名矣而  
安國傳突有之固注積石山在西南羌中傳亦  
云在西南宛出一口殆偽安國者當魏晉忘却  
身係武帝時人耳

**辨正**

金城有縣有郡縣在先而郡在後郡因舊縣而

得名正如長沙丹陽之類也築城得金之說最為陋  
劣無稽就令有之安見其不始於立縣之年而必在  
昭帝始元之歲耶若據之武斷甚矣考史記秦始皇  
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為三十  
四縣城河上為塞而匈奴傳亦云蒙恬築四十四縣  
臨河又六國表始皇三十六年徙民於北河榆中又  
本紀遷北河榆中三萬家夫徙民不築城之理  
况三萬家又難限以一城一縣乎故漢時榆中金城

二縣毗連并列

見地理志

水經注所謂榆中縣在全城縣

東五十許里又言全城縣之南

榆木成林是也然

初閼時總號榆中故王恢對武帝曰蒙恬為秦侵胡

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而枚乘亦曰秦備榆

中之關關即塞塞即城也蓋秦當樹榆之始統稱榆

中漢因累石之固持標全城二者皆縣也及昭帝置

郡則全城榆中二縣仍隸焉地理志所書班班可考

若如閼氏之說則既因置郡而肇建新名繼復剿襲

郡名以名其屬縣有是理耶若據可謂欺人之甚矣  
且金城之名已明見史記大宛傳矣傳云渾邪王率  
其民降漢而金城河南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  
漢書張騫傳同此考渾邪之降在武帝元狩二年下去昭帝  
始元置郡尚四十一年而當時已有金城之名則其  
置縣非秦末即漢初灼然明甚若據奈何謬執郡名  
而於前史原文俱不深考耶地理志所注郡名凡三  
說均附會無理而師古郡置京西西方金名故名金

城之一說尤足惑人竟似有郡纔有此名未有郡即無此名此若璩之謬之所自來也今必欲考究其名則惟酈道元所稱較為明白酈引管子曰城外為郭郭外為土閭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故水經注於涅水條下載浩疊山亂流出峽南徑長寧亭東城有東西門東北隅有金城是也關駟曰金城河初與浩疊河合又與勒且河合又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道元亦云理水東流注於金城河即積



石之黃河也然則金城之為城不但以名其縣且以名其河矣又闕駟曰石城津在金城西北則不特河指以為標即津亦援以為識矣若夫郡與縣中隔一河尤有釐然不可混者考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有梁家注之與酈注河水經金城縣故城北適相符合至水經元若縣條下注則曰金城郡治也河水經其南不在其北可知縣境與郡治判然兩處而所謂得金者斷在金城之縣城而不在允吾之

郡治矣必如若璩之說則允吾之新城強目以得金  
之事而金城之舊縣並奪其城築之名何其妄哉嗟  
夫妄攻古文者謬以地理欺人大都如此如王鳴盛  
於書序肅慎篇謂安國承詔作傳時駒驪扶餘尚未  
通於上國而不考夫餘之名著已史記駒驪之號其  
載逸周書其鹵莽滅裂與若璩如出一轍可歎也夫

若璩原文史記大宛列傳元狩二年庚申金城河西

西并南山至鹽澤是時已有金城之名然通鑑

胡三省注金城郡昭帝於始元六年方置史追書也余亦謂騫卒元鼎三年丁卯尤先始元庚子三十三載安得有金城郡乎東屬追書

**辨正**金城指縣而言猶始皇紀之舉榆中匈奴大宛等傳之屢舉今居皆縣也其舉榆中則由西而數於東其曰築令居以西則由東而數於西與茲之金城河西並南山義例正同自胡三省錯認為郡而若牴牾於年代則誣之以追書今試取太史公之文詳

味之豈追書耶夫金城河西云者蓋惟金城縣在河  
之東故冠於河西之上若舉郡而言則自郡治允吾  
與夫浩亶令居枝易破羌安夷允街臨羌諸屬縣均  
騫越而居於河外是金城郡地已兼跨夫河西矣而  
又繼之以河西豈不複沓而混淆耶且金城古縣舊  
名雖衝途而究為荒遠則與河西南山鹽澤俱堪慶  
幸曰空無匈奴可也若必指郡而追書則既誇為漢  
家堂堂天郡豈應為匈奴棲止而乃曰空無匈奴耶

此其文理不通史記豈容有此至所云河西者指黃  
河以西班固云本匈奴昆邪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  
初置四郡曰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後漢書亦云初開  
河西列置四郡又云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是也  
今若如胡三省追書之說則凡置郡者宜一例追書  
矣而何以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先置者反不追書金  
城郡後置必追書之金城無郡而作為有郡河西者  
四郡而仍名河西天下有矛盾追書如此者哉至史

記西並南山云者漢書西域傳所謂南北有大山中  
央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是也並猶傍  
也其曰至鹽澤者西域傳所謂于闐在南山下其水  
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是也彼則  
由南山而指金城此則由金城以指南山其地勢早  
昭人耳目其地名早挂人齒頰此非昭帝始元間所  
特撰亦並非太史公作書時所創設也夫太史公據  
事直書確當不移如此無如後之人不加詳察而妄

誣之也且所謂追書者果何人耶謂太史自追書則  
司馬遷卒於昭帝之前不待辨矣若謂後人追書則  
不得謂之追書真是竄改試問何時曾經竄改耶即  
如遷自言五十二萬六十五百字班固作遷傳亦誌之  
其鄭重分明如此固又言遷卒後外孫楊惲宣布其  
書則除褚少孫及諸補編與漢書所闡入者如相如  
景帝紀之類未聞有竄易遷書之字句者也此外雖  
皆較然易辨有馮商續七篇然曰續則非改之也商嘗稱張湯之

先與留侯同祖班固則曰司馬遷不言故缺焉夫商  
與固皆尊敬龍門如是而敢竄改之乎王伯厚藝文志攷曰史岑  
梁審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哀平間司徒掾班彪  
謂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於是採其舊事旁貫異  
聞作後傳六十五傳其子固以為若璩又謂張騫卒  
漢書由此觀之有繡無改明矣  
年先於始元庚子三十三載果屬追書云云此尤為  
適詞夫金城與張騫何涉就令騫卒更在前數年而  
金城之為縣如故也就令騫卒更遲數十年而始元  
之置郡瞭然也其旁牽枝節不過欲炫精核以售欺



耳然其誣指追書之失詎可掩哉若  
類如此

若璩原文又按黃子鴻誤信偽孔傳者向胡朏明難  
余曰安知傳所謂金城非指金城縣而言乎朏  
明曰不然安國卒於武帝之世昭帝始取天水  
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此六縣中不知  
有金城縣否班志積石山係河關縣下而金城  
縣無之觀羌中塞外四字則積石山不可謂在

金城郡界明矣况縣乎且酈注所叙金城縣在  
郡治允吾縣東唐為五泉縣蘭州治宋曰蘭泉  
即今臨洮府之蘭州也與積石山相去懸絕傳  
所謂金城蓋指郡言而郡非武帝時有此豈身  
為博士具見圖籍者之手筆歟

**辨正**黃子鴻一難若據已自知理屈故作為胡朏明  
之答聊以勉強而支吾耳考昭紀載始元六年取天  
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此六縣中必有金

城縣在內何者郡由縣取名則金城斷不能混入他  
郡矣耳驗之水經諸注其疆界牽連實與本郡允吾  
若臯等十餘縣互相聯絡其地勢分明雖至愚者亦  
知其在六縣內矣天水近裏張掖即河西地武帝時  
列置四郡之一也然則金城一縣  
必不在天水張掖四縣之中殆在隴西二縣之內  
也觀後漢建武十二年省金城郡屬隴西蓋信胡  
拙明於地理自負知者乃詭曰不知有金城否蓋故  
閃爍其詞以抹倒金城使此縣之不足為憑信然後  
再引班志積石繫河關而河關在金城郡下以附會

孔傳之斷然指郡也又急接曰金城縣無之以誣證  
孔傳之斷然非縣也純用強詞虛駕以溷後學之耳  
目以必伸其邪說自非逐一為之平心靜勘未有不  
被其惑亂者矣夫河關縣係宣帝神爵二年析置水  
經注卷二當安國時猶在金城縣內也既析置以後  
河水條下則金城縣西南別有河關一縣故班志必以積石移  
注於河關之下始為允當奈何胡朏明執此以攻孔  
傳耶不但不可攻愚正因班固河關一注益信孔傳

之確然在前無疑也而若璩輩恒謂孔傳多出漢書  
真極天下之誣枉者矣至謂積石不在郡界且與金  
城縣相去懸絕則尤其支絀之游詞而不足置辨者  
矣

又辨正應劭郡名之解率多附會如解張掖郡曰張  
國臂掖故名張掖若果爾則因置郡而後制名斷無  
他混而何以武威所屬復有張掖縣乎且武威郡下  
另有武威縣與金城郡下另有金城縣事同一例知

若璩所稱始元以前無金城之名者真欺人之甚者  
矣又如居延為張掖屬縣而李陵霍去病路博德等  
傳只曰居延不追書為張掖也罕斤為天水屬縣而  
趙充國等傳只曰罕斤不追書天水也臨洮為隴西  
屬縣而史記漢書各傳只曰臨洮不追書隴西也此  
與今居金城郡第三縣榆中第六枹罕第七等其例均同若  
璩又何以見金城之必宜指郡乎且不特此也趙充  
國時已有金城郡矣然傳言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

騎乃渡河即至三國張既傳言河西大擾既至金城  
欲渡河其所謂金城亦皆縣也何則縣在河南若金  
城郡治允吾則已渡河而北矣而若璩謂金城必係  
指郡言何其謬乎

第八十八

若原據前漢志河南郡穀城縣注曰禹貢瀍水出  
潁亭北後漢志河南郡穀城縣瀍水出注引博  
物志出潁亭山至晉有穀城入河南縣故瀍水  
為河南所有作孔傳者亦云瀍出河南北山此  
豈身為武帝博士者乎抑出魏晉間魏已併二  
縣為一乎竇胡朏明教余云爾或難奈河南安  
知其不指郡言余則證以上文伊出陸渾山洛



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皆縣也何獨瀝出而郡  
乎殆與黃子鴻金城指縣言皆左袒僞書者胡  
朏明又曰荷澤在定陶而傳云在湖陵伊水出  
廬氏而云出陸渾澗水出新安而云出澠池橫  
尾山北去淮二百餘里而云淮水經陪尾江水  
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江所經決非武  
帝博士具見圖籍者之言也至孟津移其名於  
河之南東漢安帝時始然而傳云在洛北是則

吾友百詩教余云爾某不敢譁也○按孔疏既引地理志伊出盧氏熊耳山洛出上洛冢嶺山澠出穀城縣轡亭北澗出新安縣東南入洛又為之說曰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嶺上在上洛縣境內澠池在新安縣西穀城轡亭北此即是河南境內之北山也志詳而傳略所據小異耳胡朏明正曰按漢陸渾盧氏本二縣熊耳山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不與陸渾接界安得謂陸

渾縣西之山而云伊出陸渾山新安澗池亦本  
二縣澗水出新安穀水出澗池流同而源異今  
乃云澗出澗池山是以穀源為澗源也此不惟  
略也而且誤矣至於河南穀城亦本二縣晉始  
省穀城入河南而傳云瀍出河南北山是西漢  
時穀城已為河南地也其精如此

**辨正**水源介兩縣之間傳隨舉一縣以為標識亦取  
其顯然易見者而已瀍水出贊亭山此山居河南穀

城二縣界則言穀城可也言河南亦可也然而屬之河南較為明確何以言之周公營建洛都特言澗水東澗水西是澗水在洛都之右澗水在洛都之左兩經流遙遙對待炯然不可溷矣後澗水變稱穀水而穀城實因穀水得名括地志穀城在河南西北十八里西臨穀水則穀城與穀水俱偏西而居右不問可知也穀城依穀水居右則河南依澗水居左亦不問可知也河南不但居左且兼占乎澗澗之中間班固所謂河南古邾鄆是

也今使釋瀍水者捨在東并在中之河南偏騫越西  
踰而牽混於西偏之澗穀是形勝溷淆大與周公洛  
誥之言相謬戾矣夫瀍澗二川握洛都之大勢說洛  
誥地形者自當以山川為主而從以郡縣斷未有以  
郡縣為主然後舉山川以從之者也今若璩嘵嘵然  
先以厯代縣名與為紛紜而輾轉以此釋經無怪其  
枘鑿矣又若璩因見晉書地志有河南而無穀城遂  
妄意其併入河南不知漢書師古注明言穀城即今

新安矣則當晉代裁省安見非入之新安今必曰入  
河南何其武斷乎且無論穀城之併歸何處而潯水  
早在河南界上豈必待穀城來入而後得而有之乎  
若璩捉影捕風祇欲實魏晉間人之說耳不知魏晉  
間人如司馬彪劉昭昭引博物志等始能即證漢書而與  
之一轍非魏晉人自不能如此則其與班固牴牾又  
奚駭焉若謂潯屬河南必在穀城歸併之後則傳之  
陸渾澠池豈亦係盧氏之省併與新安之省併耶若

璩胡朏明之謬不待辨而明矣

又孔冲遠禹貢正義有云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為武帝博士必當其見圖籍此冲遠之臆說云爾而若璩即據此以特撫孔傳因而招擊古文噫謬矣考班孟堅作地理志嘗嘆先王之迹既遠地名文數改易其采獲舊聞考述詩書不得已焉爾孟堅又言漢承百年當作百五之末國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

向略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潁條其風俗猶未宣究觀孟堅此言則知沖遠所謂圖籍皆在者豈可信哉夫以更生之學而域分僅克略言以丞相之權而使屬未能宣究彼武帝時一博士亦何能為者縱令先秦圖籍存者無少缺而見者無少遺而欲以蕭何之所收一一符合於孟堅之所載此必不可得之數矣即如積石一山孔證以金城之縣班則注於河關之條攻孔者方自謂得其罅隙矣詎知河關乃



宣帝神爵二年析置經見水當孔作傳時祇有金城縣而已詎可因班志之差歧而遂妄攷孔傳哉人孟堅生於東漢蘭臺之典冊自宜視前代加詳然考永平十二年明帝發卒數十萬使王景修治河渠所賜者不過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而已此殆即齊人延年所請案之圖書見溝洫志而史遷言天子所以名崑崙者見大宛傳除此之外別無他秘而西漢更可知矣然則去漢初七八十年具見圖籍云者沖遠想當然之詞豈

足據為鐵案也哉

又孔安國伊洛澠澗傳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澠出河南北山祇標以縣城不復究其山名是孔之義例如此今若據於河南則有省并之可誣於陸渾澠池無者并之可誣乃亦妄加訾議嗚呼彼徒知有班志一書謂當凜如著蔡耳盍試逐條考核之

伊水漢書地理志弘農郡盧氏縣注云熊耳山在東

伊水出乃孔傳則不言盧氏而指陸渾兩縣互殊故正義為之會通曰熊耳山在陸渾西蓋謂此山介居二境可言盧氏亦可言陸渾也此自屬平情之論若據援班以攻孔故妄嗤正義謂彼強為之說耳引胡肅明助已謂熊耳不與陸渾接界噫謬矣今試取漢志弘農十一縣一一考核於輿圖古陸渾為今嵩縣嵩以西盧以東并無他縣犬牙之參入而所謂熊耳者冷巍峙於嵩盧兩邑之中間然則正義之說確可

信矣至拙明謂熊耳在盧氏西南五十里已自與班志熊耳山在東之文顯相違背何得又援漢志以攻人夫果山在縣西南則縣遮山於東北其不接宜也乃班志明明指為在東矣山在縣之東水又出山之東北此而不接於陸渾當接於何縣哉熊耳山雖介居陸渾盧氏兩界之間然度之以縣治大抵去陸近而去盧遠何以明之水經言洛水過盧氏縣南酈注亦言逕盧氏故城南則無論新城舊縣皆先有洛

河以隔截之矣洛在盧氏南伊水又在洛南相去實  
為寥邈今若舍近圖遠偏遙繫以洛北之縣名則竟  
似伊水自北而歸洛矣不則又似濟水絕流而南溢  
矣是一言盧氏即南北混淆如此故置盧而取陸乃  
善於說經者也 春秋傳言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  
川一聚族而金檀川名知必據上源之地凡水之始  
多名為川不必大川也故水經注洛水上流有獲與  
川一名郤川又有盧氏川臨亭川又穀水有龜池川  
廣陽川即伊川亦呼為鸞然自有左傳之一言而伊  
川或言伊源名鸞山也

川陸渾不可離而為二矣既以此戎名此縣即以此戎表此川是禹貢之伊水與春秋之伊川皆以陸渾為關鍵也以經解經莫妙於此 水經注伊水自熊耳山東北發源逕鸞川亭又經東亭城按東亭城在今嵩縣西南七十里然則去陸渾故城知無幾耳注又叙伊水所歷之三塗山引杜預曰在陸渾縣南引闕駟曰在陸渾東南道元詳核之日山在陸渾故城東南八十許里以今嵩縣而言則三塗在嵩縣西南

十里是道元所指之故城最在西而杜預所云三塗  
在南者次之今之嵩縣則又在三塗之東去陸渾舊  
居遠矣再考春秋晉伐陸渾使使如周請有事於三  
塗時三塗尚屬周地知陸渾當僻遠在西也觀荀吳  
師至而陸渾人不知則由三塗以溯伊源不已得陸  
渾伊川之梗概哉 盧氏縣志言熊耳雖有伊源之  
名而無流衍之迹伊水實出閼頓嶺之陽北流過嵩  
縣洛陽東至偃師入洛然則熊耳之說未確故蔡傳

駁漢志盧氏熊耳為非是又考括地志亦言伊水出  
盧氏縣東巒山巒山一名悶頓嶺在盧氏縣之東或  
則曰古熊耳盤基甚廣悶頓即熊耳也此即酈道元  
所謂即麓大同陵巒互別者耳然要必在盧氏縣之  
東始為確當若胡朏明西南五十里之說不但自與  
前志差池而改移方向以伸其不接陸渾之謬解亦  
太屬自欺矣

澗水若璩訾孔傳之以穀源為澗源謂不惟畧也而  
條



且誤矣此大不然夫後人之所謂穀水即禹時之澗水故禹貢有澗而無穀不得謂禹貢誤也周靈王時穀洛鬪而毀王宮即洛誥澗水東之池也然周公言澗不言穀豈得謂周公誤乎夫穀澗之本為一水已確然無疑矣自孟堅作地理志於澠池縣注曰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入洛於新安縣注曰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由是兩水分屬兩縣儼分道而揚鑣顧與大禹周公之言不協也於是有為之調停者曰

流同而源異夫穀澗之源果異則何以漢志不言澗  
水所出穀澗之流既同則何以漢志所載澗與穀各  
自入雒穀則入於穀城而云東北澗則入於新安而  
云東南乎夫若據方欲奉漢志以攻孔傳然漢志已  
自相牴牾如此則豈得謂漢志之必是而孔傳之必  
非乎或曰漢志之前有山海經山海經分載澗穀非  
即孟堅之所本歟曰山海經言傳山之西有林焉曰  
藩塚穀水出焉東流注於洛又言畎畎山西四十里

曰白石之山澗水出焉北流注於穀其言穀水注於洛可信也其言澗水注於穀則顯與禹貢遠矣夫禹貢明言導洛自熊耳東北會於澗澠果如山海經所云注穀則澗與洛不相接而得稱為會哉然則山經注穀之澗水恐非禹貢會洛之澗水是以孟堅不取白石山之說而且不言出而言在并改其北流入穀而為東南入洛也酈道元既引山海經而特斷以地理志曰澗水在新安縣東南入洛是為密矣密之云

者豈非以山經言入穀之徒足滋疑不如班志言入  
雒之較為近理哉然班說雖近理亦有未盡善者既  
不取白石之山而仍附新安之縣遂致水經及酈注  
司馬彪孔穎達等衆口同聲皆云出新安矣夫其改  
在為出雖不合孟堅之旨實則孟堅有以誤之矣考  
水經白石山在新安縣南夫澗水方於新安縣南而  
發源而遽於新安東南而入洛何澗水之短乃爾耶  
伊洛澗皆豫州之巨流故禹特治之豈新安半縣

之水足以當之耶。酈道元亦知孔傳之未可厚，非乃於澗水條下注曰：「今新安縣西北有一水北出澗池，界東南流，逕新安縣而東南，流入於穀水。」安國所言當斯水也。其穀水條下注曰：「穀水又東，左會北溪。」溪水北出澗池，山東南流，注於穀。疑即孔安國所謂澗水也。三注相符，甚為確核。然則若據胡肱明等，直不須嘒嘒置辨，將謂穀澗本一水歟？則有此委，即有此源，無庸多生枝節矣。謂穀澗必有兩源，歟？則傳山之

蓋其時穀源早  
列為三之大非  
周公之目也  
地為穀源不  
此為見孔之所  
非穀源也  
入我矣

西墻塚林穀陽谷是後人之所謂穀源孔傳固未嘗  
冒認也若據訾之曰是以穀源為澗源也何其誣且  
妄耶

第八十九

若據原文濟水當王莽時大旱遂枯絕不復截河南  
過者晉初司馬彪之言也雖經枯竭其後水流  
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者後魏酈  
道元之言也通典據彪之言以折水經謂濟渠  
既塞都不詳悉其餘可知余讀郭璞山海經注  
而悟恐未足以服作水經者之心何則璞固有  
言矣曰今濟水自滎陽荅縣東經陳留至涇陰

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  
海與禹時濟瀆所經河南之道無異蓋枯而復  
通者所謂津渠勢改昔則自虢公臺東入河出  
在敖倉之東南改流虢公臺西入河出亦非故  
處歟或禹時濟未必分南北此則分而二為不  
同歟安國果身當武帝時作禹貢傳祇當曰濟  
水入河並流數十里濫為滎澤在敖倉東南不  
當先之以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此



係改流新道方繼而曰又並流數里溢為滎澤  
在教倉東南證以塞為平地之故迹古渠今潰  
雜然並陳殆亦翻以目驗為說而不察水道之  
有變遷時耳

**辨正**按經文導沅水東流為濟孔安國傳曰泉源為  
沅流去為濟在溫西北平地又經文入於河溢為滎  
孔安國傳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  
流數里溢為滎澤在教倉東南安國此兩傳簡括而

分明本無疑義何以若璩輩徑誣孔傳所言為改流  
新道蓋嘗推求厥故兼稽水經注知若璩有致誤之  
由矣考水經注言濟水入河之處新舊凡三路其最  
西一路為新瀆乃魏晉時現流之濟水酈道元云濟  
水於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溫縣故城西又南厯  
虢公臺西又南流注于河郭緣生述征記曰濟水河  
內溫縣注於河蓋沿厯之實證非謬說也按此即道  
元河水所注所云河水逕平縣故城北又東淇水入

焉又東濟水注焉是也其次西一路則所謂故瀆鄆  
道元云濟水故瀆於溫城西北東南出逕溫城北又  
東逕虢公冢北又東南合奉溝水水上承朱溝又東  
南逕李城西徐廣曰河內平奉縣有李城通元亦謂  
曰李陂此俱與又逕隄城西屈而東北流逕其城北  
孔傳平地合又逕隄城應劭曰在河之皋勢春秋晉侯送  
女於邢邱即此處也漢武帝以為縣按薛詩外傳曰  
邱史名邢邱曰懷然則其水又南注於河此一水魏  
平皋與懷屬聯境也

晉時已枯故酈道元目為故濟河水注所云河自洛口又東左逕平皋縣南又逕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是也其偏東一路則漢志武德之說酈道元沁水注云沁水於武德縣南水積為陂通結數湖有朱溝水注之又云朱溝水東南注於湖湖水右納沙溝水沙溝水又東逕隰城北又逕殷城西東南流入於陂陂水又值武德縣南至滎陽縣北東南流入於河先儒亦咸謂是溝為濟渠故班志及閼駟並言濟水至

武德入河蓋濟水枝瀆條分所在布稱亦兼丹水之  
目矣以上三條言值武德者一言分於溫縣者二若  
據閱之不審誤以言溫縣者即屬新渠無怪其誣詆  
矣又酈注於河水為濟水從北來句下引鄭康成言  
大任在修武武德之界濟沆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  
此而復為辨曰今濟水自溫縣入河不於此也於是  
若據輩愈胸橫成竹遂以言武德者舉可信言溫縣  
者舉可訾而不悟溫縣中尚有故瀆一條在也且孔

傳方言在溫西北何暇遽及於入河而所謂平地者  
言濟之全身由西北而來均一片坦平之地參諸應  
劬處勢平夷之解及李陵蒹葭百頃之情形尤鑒然  
足信誰謂此所信者之必為新瀆耶况新故分途以  
後新瀆逕城西故瀆則東南出而逕城北新瀆南歷  
於號臺故瀆則東逕於號冢若疎兩路俱歷號臺者  
水在臺西逕號冢者水在冢北臺麗於溫南稱基址  
尚存冢表於郭東則曰濟水南大冢是也雖二事並

微自皇覽閱者易淆然細按之迥不相同何若璩之

憤憤耶

王鳴盛書夾行小注內雙引鄒說先載溫縣注河一段次引濟水故瀆全蒙北紙半段語

猶未畢鄧

氏於此處因經文隔斷遂先開以川瀆枯

竭津渠勢改

等語再於經文下續敘濟水故瀆云云

乃鳴盛於故瀆後

半段不復全引遂總斷之曰此所

叙濟水入河之

道正新通也其憤憤殊為可笑若璩

觀書草率殆亦

如此大抵心粗者必氣

浮見其半面遂

據臂妄攻者有之矣

鳴盛傳云在溫西北入河此後世改流新道非

禹迹也云溢為榮在教倉東南此則為迹也傳

出魏晉間人嫁名孔安國乃云榮澤在教倉東

南若不知有已塞之事此其苦心彌縫幾足亂  
真矣然其上文當仍依鄭注武德入河方合乃  
因嫌全與鄭同直據目驗而云在溫西北平地  
方繼以入河云云古澤今渠雖然並陳謬矣且溫  
在武德西數十里此其有意與鄭立異而不自  
覺敗闕并自相矛盾者也

**辨正** 在溫西北入河六字乃王鳴盛自撰非孔傳原  
文也傳曰泉源為沆流去為濟在溫西北平地解釋



首二句經意如此已足故傳文至此一斷下傳另提  
濟水焉為入於河溢為滎闡釋與上傳絕不相蒙則  
上傳之三語與下傳入河並流云云兩無干涉鳴盛  
奈何連合為一以妄誣安國耶試思在溫西北去河  
尚遠安得有河之可入今鳴盛曰西北入河是成何  
文理耶若夫南當鞏縣入於河乃水經所敘之新渠  
厯虢公臺西南入於河則蔡傳誤從之鄭注孔安國  
傳中昌實有是耶且安國注山水於郡縣之名多從

簡略故發源不詳垣縣則入河亦竟畧平泉平泉漢武帝時  
為縣故安國作此與班固地理志之專為郡縣者例  
書不能遽詳固不同不得執彼法而繩之也獨東漢康成得見孟  
堅諸人之作故所陳地理大都與漢志同符如此水  
於發源必言垣縣於入河必言武德見裴駰集解所引與班  
氏如出一口是也若安國之書豈能責其如此今鳴  
盛乃謂其上文當仍依鄭注武德入河方合豈不大  
可笑耶至若溢榮之地著以教倉則的確不移非若

今古縣名之遷徙矧漢入於此尤昭彰耳目教倉秦  
建漢高祖與項羽說水道者自宜指此為標今鳴盛  
爭此遂得天下見其合於古迹遂妄誣以苦心彌縫佞口工譏一至  
於此假令作傳者果係有心彌縫則上文未入河以  
前何難陰協於班固闕駟諸作以免差歧奈何徒苦  
心於此而不苦心於彼耶必無是理此益徵鳴盛輩  
之妄談矣鳴盛又言溫在武德西數十里既云在溫  
入河則河涉並流應百餘里何得仍云數十里此言

尤謬夫濟瀆本入河於平泉孔未嘗云入自溫縣也  
在溫入河四字又是鳴盛之誣詞矣且孔於入河傳  
明云並流拾數里陸氏音義數十本反一作十所非鳴盛與若璩俱  
改十數為數十欲以證成孔傳之彌縫耳而鳴盛又  
甚之曰並流應百餘里豈非一誣而無所不誣歟夫  
平泉之斜對教倉易見也溫西之南當鞏縣易知也  
使傳文果若心彌縫必不肯云十數里今孔確然割  
以十數里則所指入河者自非溫西之地而何彌縫

之有哉若夫目驗之說造自顓達但古人讀書得間  
欲實事以求是不若後儒拾人牙慧徒吹毛以尋疵  
鳴盛曰與鄭異曰不覺敗闕曰自相矛盾皆將無作  
有指是為非如鳴盛者真為貽誤後學者矣

古文尚書條辨卷五

長樂梁上國九山撰

第九十

若據原文朱子言孔安國解經最亂道余謂亂道之尤者是江自彭蠡分而為三共入震澤大江安流千古無易遠在震澤東北二百餘里由揚子以入於海此豈入震澤者哉善乎鄭氏言三江既入海耳不入震澤也若似逆知魏晉間有為

異說者豈作偽者并鄭注不觀歟抑王肅儀禮  
必反鄭氏而書注亦然傳實從肅來歟

鳴盛鄭曰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江  
居其中則為中江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東入  
海鄭此注左合漢云云出初學記三江分云云  
出本疏今并合為一條初學記所引稱為鄭元  
孔安國注殊不可解徐堅不通經稱引舛錯不  
足怪傳云江入震澤亂道已極身為武帝博士

具見圖籍者豈如此疏由附之皆非也

**辨正**若璩此條改傳非攻經也原不必與辨然其矯誣處未免太甚故聊復理之按三江之說紛如聚訟孔傳於北江中江條下闡之曰有北有中南可知此一解最為簡括獨所謂入震澤者與今水道不協耳若璩鳴盛輩憑倚康成遂極力撼搖孔傳殊不知鄭氏所謂彭蠡南江岷為中江漢為北江非本孔說而引伸之者乎即孟堅漢志以在吳南者充南江在毗



陵北者充北江在蕪湖西南者充中江雖非的解然亦足見安國時先有南北中名目故後人從而實指之耳至康成作注自應從其善而糾其違彭蠡南江云云是鄭從孔之善也其曰三江入海耳不入震澤也是鄭糾孔之違也若璩佞口謂鄭氏似逆知異說云云此適足為孔說在前之明證矣假令作傳者居康成之後詎肯率然獨唱入震澤之解以自著其差違乎若璩亦見及此於是鍛鍊周內設為王肅反鄭

之說夫無定之空談立異可也江河行於地乃能私  
憑已見而與人反戾乎雖有作偽之人愚不至此况  
此不入震澤云者乃穎達推鄭意如此并非鄭氏所  
曾明言也王肅雖反鄭何由見於震澤之辨而力反  
之乎若據意與摭擊誣陷百端無怪其說之偏頗矣  
大抵先漢諸儒於地理精粗不無臆測班固所謂張  
禹時猶未宣究是也自穎達推崇失當一則曰孔君  
去漢初七八十年必當具見國籍治梁及再則曰孔

為武帝博士地志無客不知齊州沱致後人執為口  
實直謂安國必不應有少誤矣於戲此豈切當於情  
事也哉

**餘論**鳴盛所引初學記胡渭已先引之次句會彭蠡  
上多一右字亦較明晰耳鳴盛以徐堅稱鄭元孔安  
國注為不可解豈知此有何難解耶孔鄭同一說唐  
初並專用之故不能偽刪其列鄭於前者益見康成  
之申明孔說耳嗤徐堅不通經稱引舛錯是嫚罵而

欠虛心爾噫稱引不舛錯遂足誇為通經耶

第九十一

若據自孔安國傳武成不釋華山止釋孔林曰  
桃林在華山東是明指太華山言則所謂華山  
之陽亦即太華山可知下至唐陸氏釋文孔氏  
正義因之旁搜鄭注禮記張注史記並同無異  
說者竊以泉太華山之陽為禹貢梁州地武王  
歸馬於此無乃太遠桃林塞為今靈寶縣西至  
潼關廣闊三百里皆是而馬獨驅而跨出太華

山南事所不解讀水經注洛水自上洛縣東北  
分為二水枝渠東北出為門水門水又東北厯  
陽華之山即華陽山海經所謂華陽之山門水  
出焉者也而遂躍然曰原武成之華山乃華陽  
山非太華山今商州雒南縣東北有華陽山其  
斯為武王歸馬之地哉與桃林之野正南北相  
望壤相接故桃林其中多野馬周穆王時造父  
於此得驊騮綠耳盜驪之乘以獻非當日歸馬

之遺種乎使遠隔於太華南焉得有此後惟陸  
氏武成音義華曰華山在弘農胡氏通鑑注華  
陽君芋戎曰華陽即武王歸馬處引水經注以  
實之余於是嘆窮經者多忽地理而真得其解  
如陸胡殆難其人焉

若據原文安國又言華山桃林皆非長養牛馬之地  
欲使自生自死穎達言華山之旁九乏水草不  
知本非指太華山其誤認且勿論而今靈寶縣

西有馬牧澤正山海經所云桃林中多馬者豈  
乏水草之地哉且果如安國言將武王不及一  
田子方子方見老馬於道曰少盡其力老棄其  
身仁者不為曾謂武王一戰有天下即置牛馬  
於不長不養之地欲其殄滅乎蓋歸之放之不  
過示吾弗復乘弗復服耳汪疏凡此等處既違  
事實又害義理安得竭力一摺擊耶

**辨正**若璩自誇創解謂武王歸馬之地即山海經陽



華之山而訾舊解華岳南者為非是是說也聊備一家言則可矣而乃妄作鍼砭謂華山以南乃禹貢梁州之地無乃太遠夫周都鎬京於華山何遠之有即數傳後尚有穆之獸半介居東虢宣之甫草窺隔西京彼二王不以為遠也而武王乃獨病此矣陽為遠耶且所歸之馬既示弗服弗乘矣即稍遠庸何傷而曰是必與桃林壤相接又兼南北相望果安所取義也耶昔者山海經言桃林多馬後造父果於此得驥

騶騶駟之屬此足見山經記載之確耳而若璩乃推  
為武王歸馬之遺種而忘却當日桃林所放者惟牛  
也若璩之牽扯亂談真可謂馬牛不辨矣至孔傳言  
華山桃林皆有長食牛馬之地者蓋剖別疑似釋經  
者之周密也夫數牧之養蕃臚於九職牧地之屬屬  
禁載在夏官茲之歸獸同歟否歟無乃類汧渭之間  
大能蕃息抑或當李春之令乃合累騰故既明辨之  
且申之曰欲其自生自死想祇活其餘年非更求其

孳阜傳疏同旨均以釋學者之疑耳今若璩乃以詞  
害意謂武王一戰有天下即置牛馬於不長不養之  
地耳甚其詞由欲其殄滅於戲若璩逞其利口果顯  
然以招擊自矜矣則一切事理經詮又何足與之深  
論也

第九十二

若璩詩與書相表裏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則禹  
原文貢之終南也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則禹貢之口  
口口口也奄有下土績禹之緒則指禹汝平水  
土后稷播時百穀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則指  
禹敷土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則指五百里  
侯服等豈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為當日韓侯入  
覲之道有不指治梁反歧之梁在今韓城郃陽

二縣之境

縣仍應屬雍州不得

如晁氏改為冀州山

**辨正**禹貢治梁及岐孔安國傳云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後儒謂孔傳此語最精惟蔡氏從晁以道之說謂梁岐皆冀州山若據此條既知孔傳之是而晁蔡為非矣夫晁蔡之非於古文何病今乃嘵嘵然標其雄辨以佐其詞鋒攻古文者之伎倆不過如是直置之不辨可矣

孔冲遠作疏最服臨淮此傳故為推本其美曰高祖  
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  
去漢初七八十年身為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  
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  
當時疆界為然也冲遠此論想當然耳然冀州雍州  
之畫界則漢初圖籍或粗可憑其餘山水地勢作圖  
者豈能不失分釐閱圖者豈能毫無錯會今若璩輩  
專持武帝博士一語於傳中疏誤之處攻擊不遺餘

力謂孔君斷不宜有此是真所謂癡人說夢者也假  
令此具見圖籍之一說出於臨淮之自言則即反唇  
相稽所謂以子方刺子盾亦攻人之妙術也今乃屬  
冲遠臆揣之詞臨淮有知詎能折服何後人乃挾為  
把柄乎噫攻古文者之把柄不過如斯而尚欲肆其  
佞口抹倒古經吾不解是何肺腑

第九十七

若據爾雅為詁訓之書特少所襲用大禹謨朕  
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即唐虞曰載允征每歲孟  
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即夏曰歲伊訓惟元祀  
太甲惟三祀商曰祀也泰誓惟十有三年春畢  
命惟十有二年周曰年也質之今文書反多未  
合商必曰祀何周公告成王曰肆中宗之享國  
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及



罔或免壽者亦俱稱年多才有天惟五年須暇  
之子孫對商民言商君亦稱年疑祀年古通稱  
不盡若爾雅之拘觀周公稱高宗三年不言祭  
諸論語戴記俱然及一入說命便改稱三祀亦  
見其拘拘然以爾雅為藍本而惟恐或失焉情  
見乎詞矣

**辨正**爾雅釋天篇有云夏曰歲商曰祀周日年唐虞  
曰載原因四代之書各有專稱故特為闡釋也今若

璩謂質之今文多未合而古文拘拘以為藍本惟恐  
或失焉噫若璩之誣罔甚矣試證今文曰九載續用  
弗成曰在位七十載曰三載汝陟帝位曰五載一巡  
狩曰二十有八載曰三載考續曰五十載曰作十有  
三載禹貢雖夏書  
實唐虞時事有一語之未合者乎抑襲用爾雅  
而拘拘乎謂夏書每歲孟春句為襲用將夏小正初  
歲祭來亦蓋本爾雅乎至無逸篇言中宗高宗祖甲  
之享國此則周公詞語何得不稱年而若璩顧引此

以闢爾雅者得毋謂語涉商事宜從商稱今乃不然足證記年通用噫謬矣夫有夏厯年有殷厯年同此周人之口吻况下有文王享國一段益見周公口裏斷無不畫一為年者然則爾雅之言信矣而若璩反援此以作為難端詎不大可笑耶若璩又見無逸有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句坊記有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句及論語子張所引三年不言句口頭熟慣遂深惡說命三祀之文直誣其有所監本殊不知無逸坊

記論語皆周人也其稱年自屬應爾若說命不稱三祀則宜作何稱若璩之妄甚矣哉

若璩原文接宣和博古圖錄商兄癸卣銘曰惟王九祀周已酉方彝銘曰惟王一祀周亦稱祀

**辨正**商卣稱九祀周彝亦稱一祀足見商實未通用惟周乃有兼稱蓋後可沿前而前不能預同於後也周雅云文王初載知若璩之說則將謂年載通稱而虞書言載拘拘皆蓋本於爾雅有是理耶今據周彝

一祀詆商書之三祀何以異此且若璩僅仗博古圖  
何足為尚書疏證蓋考之逸周書耶逸周書鄭保篇  
惟二十三祀小開篇惟三十有五祀柔武篇惟王元  
祀大開武篇惟王一祀小開武篇惟王二祀寶典篇  
惟王三祀鄭謨篇惟王三祀大匡篇惟十有三祀文  
倣篇惟十有三祀武倣篇惟十有二祀此皆紀文武  
之年知周初猶沿商制足悟洪範十有三祀非酬酢  
箕子乃初勝殷時田舊之稱耳及至成開篇稱成王

元年作雒篇稱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又稱二年作師旅臨衛合之尚書金縢克商二年居東二年名誥命厯年惟有厯年洛誥萬億年承叙萬年惟七年多士有幹有年君奭多厯年所多方天惟五年呂刑享國百年殆自周公定制以來史官東筆無復書祀者矣即偶有以祀稱者必非史官之筆如載祀六百從我監五祀之類此亦猶文王初載云耳何足異哉由此觀之文武以前周人猶沿稱祀成康以後周人

盡改稱年然有追記周初者雖文武亦不稱祀如宅  
程三年作大匡及十有三年大會孟津之類是也蓋  
偃武修文于舊典不無潤色况一大政經增潤于  
史臣所不免也則稱年以從畫一理必有之但若璩  
謂商人亦稱年則必無之事矣

若璩太甲元祀惟梅氏書而劉歆真古文仍是  
元年商亦稱年

**辨正**書序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蓋作

序者非商人亦非漢初人乃周季人也其稱年固宜  
劉歆作三統厯既採書序之三語即繼以伊訓篇曰  
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己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  
有牧方明蓋首句勅襲書序次句三句勑襲古文其  
誕資有牧方明六字則劉歆為之說曰言雖有成湯  
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蒨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  
帝按方明見儀禮諸侯觀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  
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儀禮又曰方明



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  
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  
璜東方圭註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所謂明  
神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此與先  
王何涉即冬至配天南郊亦不聞有方明之祀也而  
劉歆附會之曰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嗟乎此祇  
可以欺王莽而已蓋王莽飾鬼神符瑞以圖篡竊而  
依託經義以迎合之者莫若劉歆而若璩乃曰此劉

歆之真古文噫若璩亦譌張大甚矣

或有為劉歆幹旋者曰祀先王是一事祀方明又一  
事歆偶誤合為一耳殊不知祀方明之禮天子乘龍  
馬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外反而  
後祀方明又禮日南門外禮月四讀北門外禮山川  
邱陵西門外即宮之四門也此豈越蒞所行之事哉  
鄭解越蒞行事不以卑廢尊也  
孔疏云六宗山川之神則否

第一百

若璩原文余向謂孔傳不甚通官制故有三公領六卿之說今且有兩職實不相通誤合為一既見經復見傳者周禮大馭中大夫掌馭王路以祀戎僕亦中大夫掌馭戎車齊僕下大夫掌馭金路以賓道僕上士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僕上士掌馭田輅以田以鄙此官皆馭王車而大馭為最尊又有大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

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送逆王出入則自左  
馭而前驅其佐有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  
小灋儀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御僕掌羣  
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  
之事大僕雖有左馭前驅之文而其所重自在  
正服位出入大命是其與大馭初不相涉也晚  
出問命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  
不臧是近臣有與于王之起居命令者則似大

僕所掌與書序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又云  
爾無昵于儉入充耳目之官則官高職親與王  
同車文似大馭非大僕所可當得毋誤記周禮  
二官為一安國早已自吐供招曰大僕長太御  
中大夫然其誤亦有故案漢百官公卿表大僕  
秦官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衆僕之長中  
大夫也豈非經與傳所從出哉

**辨正**

既見經復見傳若據此一語已極誣妄蓋心相

氣浮偶遇前人瑕隙便已掀髯鼓掌而盡力攻擊以  
為能事復何暇虛懷分晰孰為前經孰為後傳後傳  
之指陳如彼前經之宗旨却如此豈知經自經傳自  
傳夫傳注之誤解何經無之善讀經者詎可因傳注  
之偶訛遂舉經史而并斥之哉今若璩曰既見經復  
見傳一語而株連兩罪其羅織全不費力可謂巧哉  
或曰攻古文者實疑經與傳為出于一手是以进而  
責之曰既曰復如其果爾則此兩字獄為明矣矣而

豈知大謬不然今經傳俱在盡平心而核之一手耶  
不一手耶傳雖有太馭中大夫之訛而經文之侍御  
僕從及出入起居等語實與太馭一職風馬牛不相  
及假令一手偽造則必兩下互證以符已說而售其  
欺而肯北轍南轅留此乖舛耶若據攻傳以攻經誠  
以為出于一手則盲于目復盲于心直不足與辨矣  
若明知其非一手但奮然摺擊何惜一筆掃除則其  
居心大不可問而迷誤後學愈深矣嗚呼光天化日

之世而有偽說彼行之滕曰其問哉



第一百十九

若據原文梅鷟曰趙岐孟子盡信書章註云經有所美言事或過武成篇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舂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逆其王師何乃至于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岐之言云爾平正無碍其得孟子口氣而晚出武成則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

杵是紂衆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之血其言可  
謂巧矣然果紂衆怒紂以開武王當如史記言  
武王馳之紂兵皆朋方合兵機今僅有攻其後  
必殺人不不多血何至流杵且均之無辜黨與什  
什伍伍爭相屠戮抑獨何心私意杜撰之書既  
非孟子元本而其言又躐居周初致孟子為不  
通文義不識事機之人讀書誤認紂衆自殺以  
為武王虐殺何其悖哉

梅鷟之言止此

余謂鷟說善矣

而抑未盡也此作偽者學誠博智誠狡見荀子  
有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  
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固殷人也淮南子有  
士皆倒戈而射史記有皆倒兵以戰遂兼取之  
成文方續以血流杵故曰學誠博魏晉間視孟  
子不過諸子中之一耳縱錯會經文亦何損而  
武王之為仁人為王者師甚著豈可不力為回  
護去其虐殺以全吾經故曰智識狡

**辨正** 梅鷟之言甚謬而若璩之所附和皆強辭也夫  
戰鬪殺人趙岐之誤解耳孟子不信書豈必謂武王  
殺之而後不信哉即此倒戈流血鋪張失實已足為  
孟子所非矣今梅鷟輩乃謂孟子特洗雪武王虐殺  
何其誣耶夫武王之非虐殺誰不知之孟子所辨正  
不在此焉得謂讀書誤解耶總由攻尚書者誣罔百  
端謂孟子所辨則如此今書所載則如彼一似當孟  
子時另有尚書別本而非前徒倒戈之云云夫然後

今書與孟子判為兩旨而人既尊信孟子則不能不  
抹倒尚書其曰致孟子為不通文義不識事機之人  
誤認自殺者為虐殺云者蓋文致此不堪之罪狀而  
坐古文掃倒此篇則其餘將不攻自破矣其口舌殊  
為狡逞然而不足以服人也

梅鷟又云均之無辜黨與什什伍伍爭相屠戮抑獨  
何心噫以此解倒戈支離至極夫推簞食壺漿之旨  
則當日紂民宜無戈之可倒更何後之可攻杵血漂

流實屬史臣之虛誕夫杵血尚不足憑今乃云什伍  
爭屠戮耶杵即鹵鹵盾也血流于盾猶之左輪朱殷  
何必多人若如趙歧作春杵解又以漂為浮則其血  
必成川成渠而後可其情事太屬荒唐且春杵豈戰  
場所宜有耶考太史公周本紀紂師雖衆皆無戰之  
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  
之紂兵皆崩畔紂荀子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  
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天荀子與史記其說必有

所自來蓋由周史書誤載之是以世俗遂艷傳之故  
孟子汲汲與辨奈何妄詆書詞者謂為私意杜撰且  
云去其虐殺以全吾經雖使孟子錯會經文而無損  
嗟乎閻氏之矯誣至于如此是將以欺誰耶

若據原文文心雕龍夸飾篇云言峻則嵩高極天論  
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  
子遺襄陵舉滔天之日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  
已甚其文無害也余謂諸說皆可獨標杵之論

不然所以孟子特為武王辨白正以有害於義此非劉勰輩文士所知

又若璩此章血流漂杵孟子明著為武王事朱原文子猶謂孟子設為是言試思武王本無是事孟子何苦設為是言孟子本意為武王辨誣反先誣武王而後辨之乎朱子復生今日聞此亦應絕倒

**辨正**

劉勰之論正孟子之的解閻氏執迷是以蔑視



之耳至朱子解杵為舂杵與書本意商人相殺云云  
皆因有趙岐前說一則姑仍之一則辨正之也其實  
鹵盾之說朱子未嘗不兼取之其虛心如此至書本  
意三句是言據書意實是如此其設是言三句是表  
孟子此章所以立言之大旨蓋循書意則似不必辨  
然孟子特建此一番議論懼後世之惑長不仁之心  
猶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旨也朱子語意本無  
弊而閻氏據其一字遂謂孟子先誣武王何異癡人

說夢耶肆詆至於晦翁更何有於劉惔噫招盡儒先  
欲以獨伸其邪說其狂妄一至於此

梅鷟閭若璩皆強詞而妄辨耳何曾探得孟子意旨  
孟子嘗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史記載太王  
之言曰民在我與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  
子而君之子不忍為觀此二義可以得至仁伐至不  
仁之解矣今武成所載倒戈流血說之者謂此紂衆  
自相殺夫紂衆之所以相殺非為武王來伐而殺乎

為武王來伐以致有此慘殺且張大其詞曰血流漂  
杵此其意與太王之云云大相刺謬夫太王所不忍  
為豈武王獨悍然為之耶是流血之詞不可以訓孟  
子故不得不為之力辨且孟子明言一夫紂矣又明  
言簞食壺漿矣推此以詮無敵之旨則當日紂人當  
並無戈之可倒更有何後之可攻矧杵血之漂流彌  
鄰荒誕論古者所宜駁正豈因其誣虐殺於武王而  
後為之洗雪耶且不特孟子口中毫無此意即趙岐

戰鬪殺人之解亦未嘗指目武王至朱子慮人疑混  
乃分疏之曰書本意云云設是言云云孰料攻古文  
者遂因此而誣妄百端謂孟子所讀之書則如彼今  
者古文所言則如此使孟旨與書旨迥然兩歧而欲  
信孟子則必須攻倒古文矣噫如此武斷遂足以誑  
人耶